

◆岁月回眸

情倾南山(三)

——老红军邹毕兆与城步南山大开发

曹正城 戴训蒙

破茧成蝶

在王震将军的亲切关怀下,在国家有关部门和省市县三级党委、政府的大力支持下,通过邹毕兆的极力呼吁和上下运作,经过几代南山人的艰苦创业和不懈努力奋斗,南山迎来了科学发展的春天,走上了一条发展畜牧业的金光大道。

“改造草场,改良畜种,发展奶牛,兴办工业,综合发展”的办场方针和建立外贸肉牛、乳牛养殖出口基地的南山开发、开放总基调得以确定,南山大开发的新局面由此全面铺开。

农牧科技人才向南山聚集。城步苗族自治县县委相继增强了南山牧场的干部力量,调配了大量的技术工人和知识青年近500人奔赴南山。通过积极争取,引进了国内外不少畜草种植和畜牧养殖加工等方面的专家。其中就有毕业于苏北农学院(现为扬州大学农学院)的畜牧和农艺专家屠敏仪,她从呼伦贝尔大草原来到南山,一干就是十余年,后来成为南山牧场的场长、高级农艺师和湖南农业大学的教授、副校长;还有澳大利亚牧草专家皮谨、布朗等人,不远万里来到了南山畜牧业大开发的火热现场,办起了牧草改良示范片、建立了奶牛围栏小区实行分区轮牧……

基础设施相继得以大改善。投资100万元的江头司至南山20余公里的公路于1975年10月竣工通车;投入80万元装机容量600千瓦的长滩坪电站(含10公里进场公路)于

1978年1月竣工发电;最初投进45万元日处理鲜奶10吨的乳品加工厂,也于1979年1月完工投产,后增加生产线扩大到日处理鲜奶140吨,年生产万吨以上的优质奶粉……

此外,从国内外引进的良种奶牛纷纷落户城步南山大草原。

1975年5月,根据王震的指示,将南山农场正式更名为“城步苗族自治县南山牧场”。1979年5月,因发展需要,国家农业部畜牧总局将其改名为“湖南南山种畜牧草良种繁殖场”。

1981年,南山牧场终于摘掉了多年的亏损帽。随后,南山乳品厂生产的“南山”牌奶粉等畅销大江南北,被誉为“南国净土里长出的绿色食品”。

1982年5月,全国南方畜牧工作会议在城步南山隆重召开。国家农委第一副主任张平化、农牧渔业部部长林乎加主持会议,大力推介了南山牧场以牧为主的办场经验。后来,赵紫阳、朱镕基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省市领导相继赴南山视察工作,充分肯定了开发南山的重大成果和可复制的做法。1983年5月,全国政协副主席王首道视察南山牧场时,当场吟诗赞誉道:“风雨雾漫天,放牧在南山。新草一片绿,牛羊遍地欢。利国又利民,四化作贡献!”南山,成为中国南方10亿亩草山草坡开发的一面旗帜。

到2007年,南山牧场累计建成人工草场13万亩,牛羊春夏秋冬都能吃上营养丰富的三叶草、黑麦草了。当年存栏奶牛1万余头,鲜奶产量48190吨,奶业销售收入突破10亿

元大关,实现利税1.37亿元。1999年7月,南山牧场作为湖南亚华种业股份有限公司的最大股东之一成功上市。从此,南山牧场吹响了进军全国和世界乳制品市场的号角。

2009年5月,国家农业部草原监理中心致函南山牧场称:“从创办时间、国家支持力度、草原畜牧发展水平、人工草场面积以及产业化模式等方面综合看,南山牧场可以说是‘中国第一牧场’!”

南山,在开发中保护,在保护中发展,先后有南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、两江峡谷国家森林公园、金童山自然保护区、白云湖国家湿地公园、国家首批“红色草原”等多张名片生态文化名片喜落城步南山。南山,已成了人们休闲、度假、避暑、养生、观光、科考、旅游的绝佳之地。

2016年8月,经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研究,国家发改委批复同意,城步南山被列入首批10个国家公园(试点区)之一。南山,又一次迎来了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高质量发展的新机遇。

作为拥有红色基因的八十里大南山,崛起腾飞了,王震、邹毕兆两位老红军和城步苗乡几十万人民多年的夙愿终于实现了。邹毕兆作为20世纪70年代南山大开发的主要策划者、直接参与者和见证者,不忘初心,情倾南山,历史不会忘记他,城步南山人民更不会忘记他!

(曹正城,城步苗族自治县政协原党组书记;戴训蒙,城步苗族自治县南山牧场原副场长)

◆六岭杂谈

入伍记

彭利文

那年冬天,我在老家小镇读高三。这所偏远的山区学校,已经连续三年高考打了“赤脚”。正在看不到任何升学希望的时候,学校石砌围墙上“一人参军,全家光荣”的大红标语,让我眼前豁然一亮。于是,瞒着父亲,我偷偷报名参加了征兵体检。

之所以说瞒,因为我清楚父亲的态度。在他看来,只有书读好了,将来才有出息。父亲在部队穿过十多年军装,转业地方后,兜兜转转去过供电所、税务所、人民公社、医院等好些单位,一直在基层工作。他说,他平生吃的最大的亏,就是没文化。他希望我能读个大学。可是,那个年代,升学可谓千军万马过独木桥,山区学校的学生要考上大学,更如蜀道之难。我想着,等通过兵检,拿到入伍通知书,把生米煮成熟饭,父亲再想阻止也为时已晚。

我重新拾起高二时中断的晨跑习惯,开始为兵检做准备。每天清晨,东方天边才露出一抹鱼肚白,我已经撒开腿,沿小镇那条唯一通往外界的砂石路开始奔跑。脚下有尘土轻扬,空气里是晨雾和微尘混合的味道。我喜欢这种味道,它让人充满朝气,信心满满。一段时间下来,我的体能和耐力似乎更胜从前,当可轻松应对五公里负重越野。而对于兵检,我认为凭自己从无痛、肌肉纵横的体格,那不过是走个过场,如探囊取物般简单。

事实上,是我想简单了。年轻时的我,总容易把问题想简单。身高、体重、视力、听力、内科、外科,一路行云流水,畅通无阻。可是在耳鼻喉科,却如遇到堤坝的水流,突然停了下来。那位头戴帽子、面捂口罩的医生,用鼻钳撑起我的鼻孔,借着额镜反射的白炽灯光,反反复复往鼻腔里探照,似有不找出点毛病不罢手的意味。我紧张地盯着医生露在帽沿和口罩外边的眉眼看,颇有些眼熟。原来他是父亲熟识的朋友罗医生,年节时来我家吃过饭。

果然,罗医生说,“鼻子黏膜水肿厉害,还不能确诊。你先回去吃些消炎药,等候复检通知吧”。我弄不清楚自己身体真有毛病,还是罗医生故意为之。正在我焦虑不安之时,罗医生却突然来学校找到我。

“是不是经常鼻塞、流鼻涕?”我怔怔地看着他,不明白他的来意,陡生紧张。“这是典型的鼻息肉。真想去当兵,就跟我去医院把息肉割了。”

这时我确信罗医生是在真心帮我。那天,我跟着他去医院做了鼻息肉切除手术。体检过后,我一如往常晨跑和上学,每天早出晚归作勤学备考状,单等收到入伍通知,与父亲“摊牌”。

入伍通知书是父亲代为领取的。他却没有想象中的雷霆大发,而是异常平静地递给我。我接过那沉甸甸的一页纸,看到父亲嘴角蠕动一下,欲言又止,转身就走。父亲的态度令我惶恐起来。那些年,母亲下了岗,独自开着一间杂货店。父亲下班后都会去店里给母亲打下手,进货卸货,忙里忙外。我看到很多回,他挑着一担一担坛坛缸缸,累得弓身驼背大汗淋漓的样子。父亲说,家里五个学生娃,只要肯读书,就是砸锅卖铁都要供到底……

入伍那天,镇上汽车站锣鼓喧天,鞭炮齐鸣,一众新兵披红戴花,由镇武装部长,亲自护送到县武装部换装。

我没承想,父亲会来送我。他是在车子开动前最后一刻,才上的车。那当口,我刚与车窗外泪眼婆娑的母亲道完别。等看到父亲,鼻子禁不住一酸,眼泪差点就滚出来了。车上已无座位,我走去让座给他。他死活不肯,站在车门的一侧,右手用力抓住前边座椅的靠背,左手提着一个颇有些份量的簇新帆布袋子。砂石路坑坑洼洼,汽车颠簸得厉害。我坐在后排,看着父亲摇摇晃晃的脊背和蓬乱发白的头发,眼泪再也忍不住滚落下来。我赶紧不再看他,去看车外渐行渐远的故乡小镇。

到了县城,县武装部统一配发军装和被子,新兵兴高采烈地换了装。可要把被子打成“背包”,就不是件容易的事了。武装部的草坪,一时变成了被子的世界。那些平素机敏的年轻人,此刻却显得如此笨拙,被子越捆越像团乱麻。已经脱下军装二十多年的父亲拿过我手中的被子,悬空使劲一抖,噌噌噌三折,然后左手夹着被子,右手麻利地将背包绳套上一圈,不到半分钟,“背包”就打了个结结实实。当时我就在一旁看着,并未觉得父亲随手打个行军背包有啥出奇,他做事一贯这般干脆利索。到了新兵连,我才知道啥叫老兵素养,啥叫事非躬亲不知难。

临行前,我以为老兵会对新兵有一番千叮万嘱,但父亲没有。他把一路提来的那个满满当当全是书的帆布袋交给我,只说:“到了部队,别把书搁下了,当兵也是要文化的。”

部队确实是座大熔炉。我很快融入其中,成为这个钢铁集体的一分子,也切实领悟了父亲临行之嘱的意涵。我很庆幸自己能入伍当兵,庆幸自己的青春有过穿军装的样子。我一直很感谢从军路上帮助过我的罗医生,脱下军装退伍后,我专门登门向他致谢。而罗医生告诉我,关于兵检的事,是父亲托他帮忙的,手术费也是父亲预交了的。

原来,我并未真正理解我的父亲——一位老兵的情怀和初心。

(彭利文,现供职于洞口县人民医院)



盛夏荷韵

严钦龙 摄



◆漫游湘西南

亲情 乡情 山水情

——邵阳寻根纪实

李相勇

今年“五一”劳动节前夕,我率家人一行五人从重庆出发,踏上了去往邵阳市的寻根旅程。

据本房李氏分支族谱记载,本房先祖由江西太和县,迁移到“湖南宝庆府武冈州长溪乡灵官庙坵壁老屋基”住数世,又从湖南入四川,最后落籍四川省重庆府荣昌县礼智里(即现在的重庆市荣昌区河包镇)。

根据族谱上的记载内容和父亲在世时的言传身教,唤起我要在有生之年去湖南寻根寻祖的愿望。去看看先祖们生活过的地方,这个意愿得到了家人的支持,儿子还利用闲暇时间买书籍查资料储备信息。同时,武冈市荆竹镇、新宁县一渡水镇的宗亲,为我们这次寻根之旅建立了一个“宝庆府武冈州寻祖”的微信群。这些热心的宗亲在群里发布各种新老资料,让我了解了很多当地李氏家族的信息。

4月30日下午,我们一行五人从重庆西站乘高铁来到邵阳北站,再乘大巴到邵阳市区。当我们踏在这先祖们生活过的土地上,心情非常激动。

“宝庆府武冈州寻祖”群里的宗亲们得知我们来到邵阳,纷纷给出了行程建议。

5月1日早晨,呼吸着清新的空气,开着租来的大众汽车,我们来到了塘田战时讲学院旧址。这里是一个生动的红色革命教育基地。第二站,我们来到新宁县一渡水

镇的三溪李氏宗祠。2021年,该宗祠成为湖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午饭后,当地的李中炳先生带领我们参观了三渡水“李赵钱妻何氏坊”,又名“圣旨旌表节孝坊”。这座有200年历史的牌坊石刻精美,保存完好。接下来,我们又来到同样是湖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“西村坊”参观。这个有300多年历史的古建筑群,雄伟古朴,真是让人大开眼界。

……

根据了解的线索,当天下午,我们决定去武冈市邓家铺镇滩里这个地方看看。滩里是湖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“水龙灯”的发源地,文化历史深厚,民俗风情浓郁。问了几个村民,都说这里有个灵官庙,在前面不远的地方。由于公路比较窄,汽车左弯右拐地行进,仍找不到地方,于是我和儿子下车问路。这里有位六十多岁的先生接受了我们的问询,称灵官庙只有做祭祀活动时才开放。我出示了族谱上记载的“武冈州长溪乡灵官庙坵壁老屋基”的地址给他看。他说,这个地方明清时期确属长溪乡,江边山上也确有座灵官庙,“但是现在天晚了,你们可以去大概看一看。明天我找几位老人聊一聊,看这里是不是有个叫‘坵壁老屋基’的地方”。我当即和他加了微信,才知道他的名字叫张明扬。

但天渐渐黑了,我们还没有找到灵官

庙,只好返回邵阳县,准备次日上午再来细访。

5月2日早上,我们又来到滩里。路上,张明扬先生发来了导航地图。于是我们按照导航,沿着山间公路,不久就看到了这座古朴的灵官庙。我们来到庙前,张明扬先生快步走出庙门热情地招呼我们,并说他请来了一些老先生在这里等我们。一位老人说,这山后有一个老屋基,但房子早就不在了;另一位老年人说,老屋基侧边以前是有一个麻园。

接着,他们带领我们步行约500米,来到了一块背靠山峦、前倚圆山、地势成半弧形的地块,说这就是以前老屋基的所在地。随后,他们又带我们去老屋基左侧的一座小山,说这就是麻园,以前是种麻的地方,下面有个小水塘叫织麻塘。这时,张明扬先生请来的沈先生也来到现场,他详细解释了坵壁老屋基的构建过程,就是用夯实压紧的粘土堆砌起来作为墙壁的房子,也就是坵壁房子。了解到这些,我和家人非常激动,拍了照、录了像。

张明扬先生还邀请我们吃了午饭。当我们在“宝庆府武冈州寻祖”微信群告知各位宗亲,我们找到了先祖的居住地时,他们都对我们表示祝贺。他们热情友善地帮助我们,使我们这次寻根寻祖之旅有了完美的结果,我们非常感谢!

当天下午,我们回到了邵阳市区,晚上来到邵水东路秋月楼,品尝了荷叶粉蒸肉等邵阳特色菜,饭后沿着邵水河观看了邵阳夜景。

5月3日上午,我们乘高铁返程,下午回到了重庆,圆满结束了这次邵阳寻根之旅。

(李相勇,重庆人)